

柱宇談話集

王柱宇著



王柱宇著

寒 衣

柱宇談話集

天津書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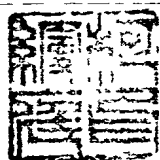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實價二元伍角

(外埠酌加郵費)

柱宇談話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王 柱 宇

發行者 柯 縵 庭

天津法租界廿六號路

發行所 天 津 書 局

天津法租界卅號路

印刷者 東 方 印 刷 局

西頭效康里內

大律師吳其焯代表天津書局聲明

本律師對天津書局出版各書版權負保障之責倘有翻印情事決依法訴追不貸特此聲明
事務所英租界廣東路榮善里三號

次

目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祝由科？	希望	放任與約束	聽無線電鼓掌	知足常樂	噎不費食	收買蒼蠅	結「和外柵欄」	和外柵欄	談話祖師	物極必反	李田父出家	以車爲家	不努力	兩口大缸	可惜石刻十三經	一個丐者	陞官秘訣
36	35	34	33	32	31	2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一件大問題	一個窮朋友	摹倣與抵制	陳子田	兩位「老爺」	灰鶴與陰歷	「王老爺」	捧鮮靈芝	好爸爸	班禪請客	上丹堦	打三元錢	上海兩不借	不食烟火	鬼話一篇	看天	感情與死心眼	辰州符
54	53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湊巧與不湊巧	兩起新騙術	各有樂趣	使氣與縱欲	笑與哭	四……	用老媽之難	老媽辭活	管翼賢與汽車	泥裏的汽車	豌豆多給	「君」	不相當的婚姻	論作訪問記	石碯磊何多	訪紅豆館主	戀愛影星	女性的腿

目次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一段童話	吃飯難	冒名聽戲	萬愚節	戀愛與八德	齊姨太太	談齊白石	一套小戲止	智巧與愚拙	合作與混飯吃	一個廚役的哀鳴	發財以後	論「互助聯銷」	「互助聯銷」	預知胎兒	試鞋成功	宋李結婚	兩位投稿家結婚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73
訪張三爺(一)	如此張三爺	又談張三爺	張三	念書的爺爺	武衛成名難	一個老人	批評	滿招損	則吾寧敗	人不如物	一篇自序	「我發財了」	雨中倒毒	答立福弟	與立福弟	那張象棋賽	致張德魁

109	108	107	106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訪張三爺(二十一)	訪張三爺(十九)	訪張三爺(十八)	訪張三爺(十七)	訪張三爺(十六)	訪張三爺(十五)	訪張三爺(十四)	訪張三爺(十三)	訪張三爺(十二)	訪張三爺(十一)	訪張三爺(十)	訪張三爺(九)	訪張三爺(八)	訪張三爺(七)	訪張三爺(六)	訪張三爺(五)	訪張三爺(四)	訪張三爺(三)	訪張三爺(二)

柱宇談話集

陞官秘訣

官：人人想做。然而，有機會做官的，未免太少。可見，其中自有一種秘訣，爲一般人們所不知。我這半輩子，沒有陞一回官。偶然幹點小事，總是一半天就完了，絕對不會陞起來。懷喪之餘，得來一件陞官秘訣。不肯自秘，公諸同好。

我曾認識一位王秀山先生。前開封道尹奎印，號星潭，和王先生是老朋友。奎先生在開封道尹任內時，王先生曾任道尹公署科長。一天，我會見王秀山先生，我說：我倒霉。陞官的事，和我沒緣。混了半輩子，到如今來，只是四海無家，清風兩袖。此時，吃了沒穿的，穿了沒吃的。有人問我：有多少積蓄？我說：一些銀行，全有我的存款。不過，既不付息，又不許提出來。這樣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到得老了，病了，不能工作了，便沒法生活了。所以我常說：將來，我死時，我的棺材，多半向紅卅字會去領取。我們這種人，真是人類中最可憐的份子。誰見了，也得嘆兩口氣。你是老官僚，關於陞官秘訣，定然有一種心得。何妨傳授一點給我！也是你的陰功德行。王先生笑道：陞官一道，什麼學問，資格，經驗閱歷，以及品行等等，都在其次。有人提拔，便可以

加官進爵，指日高陞。至於可以得到提拔的原因，有人說：不外吹牛拍馬。分明沒有本領，硬說他上知天文，下識地理。經文緯武，博古通今。逢人去脅肩諂笑，歌功頌德，這樣，一面吹牛，一面拍馬。既見得他有本領，又可以受人歡迎。自然可以青雲直上，陞官發財。究竟，這種伎倆，到如今來，已然成了落伍階級。使出來，便被人看破。不適用，不生效了。我見着一個人，他那本領，可以算是陞官秘訣，可以貢獻給你：從前我（王秀山先生）在開封道尹公署當科長時，在交際應酬之場，認得一位先生，姓陳名子厚。這陳先生，模樣很好，態度也雍容華貴。見了幾次面，我很喜歡他。後來，好些朋友問我：你認識陳子厚嗎？我說：認識。朋友們異口同聲的說：這陳子厚說：王秀山先生這人，太好了。如何忠厚，如何給人方便，如何背後稱贊人。陳子厚昨天說：你當着道尹，極力誇獎我。我真感激你。朋友們都這樣說，我想來，並沒有那末回事。然而，也不便更正。只好含糊其詞的答應：有那末回事。他這樣給我造謠言，到是給我交了好些朋友。我想來，這人到可用，打算給他找點事。只是，他既不能文，又不能武。寫一封信，也很費事。我思索了些時，給道尹說了，派了他一名額外的差事。名義是什麼「交際科長」，每月支薪水二百元。後來，我留神，無論什麼人請客，總有他充交際員。任何方面的人，無一人不歡迎他。他一帆風順，幹了好幾年。奎星潭下台了，開封

道尹公署改組了，他仍然做着官，直到如今，仍然沒有下台。在開封城裏，算是一個積年辦官差，日久成精的老官僚。王秀山先生說完，我想了想道：辦法雖是好，只是，我這人，一輩子不會撒謊。這種秘訣，只好轉而貢獻於有志之士罷。

一個丐者

一天早上，七點多鐘的光景，我在舍下睡覺。打算起床，還沒有起來。忽然門口起了一種怪聲，粗而且重，大而且濁，一陣亂嚷：『修好吧！給我點錢。修好吧！咳，哼。』他這樣，嚷了十來分鐘。我睡不穩了，爬了起來。出房看時，街坊一位大少爺，也起來了。（按：當時，作者附居於某先生院內）他很不願意的道：『這要飯的，太難了。人家全沒起來，你在這兒嚷嚷，嚷的什麼勁兒？』那人道：『我嚷的什麼勁兒？我要飯』。大少爺道：『人家全沒起來，你別在這兒搗亂』。那乞丐道：『我沒飯吃，要飯，不是搗亂。你有這清涼瓦屋住着，我住灰棚也沒有。你待一會，就得買魚買肉，吃大米白麵，我連窩頭也沒有吃的。我要飯，也是沒有辦法。誰願意要飯，你怎麼不要飯？』大少爺道：『你這要飯的，嚷起來，嗓子太難聽了。』那人道：『你去打聽，要飯的都是這一路嗓子。嚷起來，都難聽。再說，人，要飯，嗓子都難聽。有錢的人說話，嗓子都

好聽。不管是粗嗓子，重嗓子，大而且濁的嗓子，一律好聽。說出話來，誰都願意聽。像我們要飯的，便等於余叔岩梅蘭芳的嗓子，你聽着，一樣不願意。我說好的，你願意聽麼。人人都是這樣：但凡問你要錢，你就覺得難聽。不信，你要是短誰的錢，債主來要帳。來的人，便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女子，你也覺得她難看。她便把要帳的詞兒，編成西皮二簧，用胡琴鼓板唱出來，你還是認為難聽。再要是石錢的大爺，他吆喝着說，「王八旦，你來，我給你一元錢」。你便覺得他那聲「王八旦」，好聽極了。要飯的詞兒，要飯的嗓子，那能好聽。『大少爺聽了，急得滿臉通紅，大聲道：『你一個要飯的，說話怎麼不客氣』。那人道：『要飯的，誰不是人，誰生下來該要飯！我今年七十多歲了。前五年，我兒子沒死，我還是老太爺哩。』大少爺急得無可發洩道：『得啦，我沒錢，不開消。你去罷，』那人道：『一些宅門，都是這樣說。他便或天坐汽車，逛胡同，把錢送到窰子裏，去孝敬婊子。我去向他討錢，他也說：王八旦沒有錢。這種滋味，太難受。你去要飯，就知道了。』大少爺和那人辯論了半天，說不出道理了，把那人往外直推出去，關了街門。那人一邊走，一邊說：『哼！吃魚吃肉，吃汽水冰激凌，有錢。給點錢，讓要飯的吃窩頭，沒錢。可是，從前，我也是這樣。報應，也真快。唉！』

可惜石刻十三經

▲破了一塊無人過問

有天，我到孔廟國子監兩處去參觀。由看管人劉忠，給我說明。後來，看到國子監彝倫堂前兩面的石刻十三經。劉忠告訴我：『這石刻十三經，是清雍正年間一位老秀才蔣衡先生寫的。這蔣老先生，號湘帆。應鄉試，到八十多歲，沒有得到一個舉人。雍正帝見他可憐，問他有什麼長處。他道：會寫楷字。雍正帝讓他寫十三經，他便去寫。一直寫了十二年，把十三經寫完了，總共八十多萬字。字雖寫得不很好，却是工穩之至。雍正帝見這蔣老先生，做事有恒，恩賞了一名舉人。到乾隆五十六年，由宮中撥款，分刻在若干石碑上，樹立在彝倫堂前兩面。算是一件很大的工程，至今成爲文化上的重要古蹟。不幸，今年（丙子）六月十九日，因爲大雨連綿，房屋坍塌，砸斷了一塊石碑。這古蹟，不完了。』我去看時，這砸斷的石碑，在西面平房內。石碑樹立，分裏外兩排。砸斷的一塊，是後面一排的。由後面仆倒過來，夾在前面兩塊碑中間。不惟斷成兩截了，而且破碎成好幾塊。一些碎石碴，散亂的倒在沙土裏邊。如果過去一二年，也許弄得不可收拾了。然而，一直沒人管他。』

國子監，歸壇廟管理處管理。據該事務所主任張先生告訴我：「該所辦事人，連主任帶賣票的，總共是三位。所有經費薪工，概係就本身等劃。房租是一項，入門券是一項。房租既不多，入門券每張四角，又往往十天半月沒人上門。所以經費很是困難。」這樣說，這塊關係十三經全部石刻的殘碑，如果由本身上撥款修理或另刻，萬萬辦不到。想當然，在房屋坍塌，石碑被碰破以後，張先生定然出了一宗報告。可是，如果設法整理，既須往外掏錢，又沒款可發。只算小事一段，無妨置之不理。反正十三經石刻，不是誰家的私產，可以作傳家寶。弄好了，也不能搬回家去。大家歇着，不用着急。所以許久沒人過問。不然，這石碑碰斷以後，何以仍然那樣躺着。當時，還可以看出破碎的石塊。將來，再經過一番變化，這破碎的石塊，也找不到下落了。這石刻十三經，就算沒用了。

我認為，這塊殘碑，應該提前設法收拾，應該用兩個手續。第一個手續，是把殘碑扶起來，設法接上。破碎的石碯，一塊一塊的補好。第二個手續，是把殘碑的經文，用墨拓下來，照樣另刻一塊新碑。這樣，才是保存古蹟的萬全之策。管理人方面，既不問不聞，當作小事一段。應該由民衆們，自動的向該辦事處接洽，捐款辦理。其實，修理一塊殘碑，另刻一塊新碑，也要不了多少錢。在有錢的主兒，憑一個人的資力，也辦妥

了。可惜了這古蹟啊！

兩口大缸

人，都愛使氣。一言不合，負起氣來，便會掐拳擄袖，性命相撲。其實，到得頭破血出，兩敗俱傷以後，仔細思量一回，所謂使氣的原因，多半狗屁不值。所以，一般理學先生，都講能做忍氣的功夫。而酒色財氣，便並列起來，都可以算是送人性命的勾當。而在氣頭上，非『滅却心頭火，剔起佛前燈』不可。

湖北荊門縣西門外龍泉中學校，是我的母校。這龍泉中學校命名之意，因為學校附近，有一股泉水。這泉，便是龍泉。龍泉的泉水，從西門外出來，繞着城牆流去。經過南門、小南門、東門、北門，才往別處去了。這條小河道，便算荊門縣城的護城河，河裏的水，清澈見底，遊魚可數，夏令山洪暴發，橫流泛濫起來，兩岸附近的房舍田園，也許沖毀了。到得冬令水涸之際，河身不過一二丈寬。有時，只得四五尺寬。城裏城外的交通，自然有護城河的橋樑，荊門縣城五個城門（南門有兩個）以外的石橋，惟有西門外這橋，最是陡峭險峻。一般人們，喚它是『來龍橋』。這來龍橋，只有一個大橋洞，橋之上部，中間凸得很高，靠近兩岸地方，猛然低了下去。我在龍泉中學肄業時，因

爲學校裏邊不開飯，一些學生，都在校外寄膳。我的舍下，在縣城北門內。下課以後，我便經過來龍橋進城，回家吃飯，每逢上橋下橋，總有些吃力。然而沒有辦法，只好讓它吃力了。有年，冬月間，下了幾天雪。天寒地凍，點水成冰。我和兩位同學，下課以後，打算過橋，回家去吃飯。不料，走到橋邊，踏着冰塊，一溜一滑，簡直上不去，沒奈何，手扶石欄，慢慢的往上爬着。只見一人，挑着兩口大缸。也因爲橋面太滑，扶着石欄往上慢慢的爬，不料，他只顧怕滑倒了，沒有顧到那兩口大缸。不提防，後邊的那口大缸，從扁担上，滑落下來。從橋上，滾落到橋洞底下去了。剩下前邊這口大缸，落在橋頂，却沒有碰毀。他手拿扁担。歎了一口氣道：『今天倒霉，碰了一口缸，只是，這一口缸，挑沒法挑，抬沒人抬。叫我如何處分？』他遲疑了半天，氣往上撞。臉一紅，牙一咬，哼了一聲道：『罷罷，這一口缸，我也不要了』。說罷，舉起扁担，乒乒乓乓。把這口缸，敲成了一些碎缸片。他提着扁担，下橋去了。我們也爬下橋去，向橋底下看時，只見先滑落下去的那口缸，却沒有碰碎，平臥在很深的積雪裏邊。我們亂嚷道：『挑缸的朋友，你那口缸，還是好的，沒有碎』。他聽了，回頭看了看，笑道：『巧事，從橋上滾下橋去，還沒有碰碎』，於是渡下河坡，把那一口缸，慢慢滾了上來，放在地下，只是，他看一看，又道：『這一口缸，挑沒法挑，抬沒人抬，叫我如何處分？』

「下午五點鐘出來，天亮七點鐘交班。賃車的錢，一宿四十枚。」車夫答。

「你們花錢賃車，怎麼不多拉點錢，只在車把上睡覺？不是不努力嗎？」

「咳！也不是我們不努力，拉夜車，和拉白天，不能一樣，拉白天，是拉熱鬧，拉夜車，是碰巧。碰巧了，可以拉他一元八角，要是不巧，拉不着買賣，只好去睡覺。」

「睡覺，就更沒有買賣了。不如醒着，碰上行人，還可以拉一宗買賣。」

「您不知道。拉夜車的，有睡覺的，也有不睡覺而特別努力的。那特別努力的，大致是中等機會中的車夫。因為：他們拉車上街以後，到此時，已然拉了三四角錢。從此不拉罷，功虧一簣，前途怪可惜的。不如乘此努力，再拉兩三角錢，湊足七八角錢。或者明天休息一宿，或者添買點東西。他們的希望多，前途遠大，自然肯努力。而且，努力之中，自己認為有代價，也精神十足。至於那不努力而睡覺的，可分兩類。這兩類車夫，却迥不相同。一類，是機會好，拉着，兩個賭錢散場的贏家。拉一蹣，掙三四角，這樣拉兩蹣，便掙夠了。錢到手，懶上來。不如趁這涼快時候，睡一場，解解乏。橫豎明天的生活，可以高枕無憂了。這種不努力的车夫，是快活階級。還有一種不努力的，是可憐階級。這類車夫，最初，也有很大的志願，打算努力幹下去。無如，機會不好，遇合不佳。拉着空車，到處兜攬，喊破了喉嚨，也沒人僱車。有時，兜攬半夜，碰上一

位雇車的主兒。可是，不是散活的老媽，便是被轟回家的學徒，一錢如命，掂斤播兩，很遠很遠的道兒，才掙一二十枚。由你拉得穩，走得快，他也不肯加給一文。這樣倒霉下去，眼看兩三點了，沒有多大的希望了。所掙的錢，吃飯不飽，打酒不醉。煩悶上來。便四肢無力，精神不振，也只好懶懶懣懣的睡了。何嘗是不努力？」

我聽了，才明白：不努力之中，也有若干眼淚！

以車爲家

天氣酷熱了，每到半夜一兩點鐘以後，一些洋車夫，便把車，拉到大路旁，或是小胡同口，向車上一躺，呼呼睡去。他們那種辦法，算是以車爲家。

拉洋車的，多半貧無立錫。一無房產，二無地畝，三沒向銀行存款。一輛洋車，便是他的家業。這樣，似乎太可憐了。然而，有房產，怕租不出錢來。即便可以租錢，遭一把天火，也就完了。有地畝，早年不收，撈沖完了。銀行有存款，怕截止提款。到是以車爲家的，財產是拉，職業也是拉，不怕沒人租房，不怕遭大火，不怕旱，不怕撈，不怕銀行截止提款。所以，以車爲家，最是妥當。而且，他們的衣食住行，無妨一齊寄託於一輛洋車之中。來無牽，去無掛。

拉車的，沒有什麼單夾棉皮紗，所以沒有什麼箱篋，沒有什麼衣架，也沒有什麼玻璃櫃子。不過，要是有些單夾棉皮紗，有些綾羅綢緞的衣服，裝在箱篋裏邊，掛在衣架上，有放在玻璃櫃子裏。到晚來，呼呼睡去以後，有那梁上君子到來，便可以偷個乾淨。再如：碰上碰明火，碰上綁票的，還足以爲生命之累。到是以車爲家的，一兩件破褂子，和破短棉襖，向車箱裏一放。由他竊賊多，搶匪票匪多，也滿不在乎。

拉車的吃飯，沒有餐房，沒有廚子老媽。而且，並不生火。餓了時，到處是他們的餐房，到處有他們的廚子。找着一家餅麵舖，把車放在門口，走了進去，要一斤麵條，用芝蔴醬，用醬油醋一拌，便可以吃個痛快。無須預備餐房，無須僱廚子老媽，而且無須自備筷子碗，無須自辦柴米油鹽醬醋茶。

拉車的睡覺，可以不用床炕，不用帳子。到了夜晚，倦上來，找個涼爽當風之處，把車墊子，放在踏板上。身軀靠着墊子，腿兒擱在車把上，腦袋枕住車箱。涼風輕拂，煩熱盡去。稍一瞑目合睛，便可以穩入黑甜鄉，不會失眠。一來睡得舒服，二來看守了他那什物用具。也沒有臭蟲，沒有蚊子，沒有跳蚤。睡夠了，起來拉點買賣。沒睡夠，多睡一會。下起雨來，支起布棚，聽得外邊淅瀝之聲，到有一番天然風趣。

有人說：以車爲家，固然快活。但是，老了病了呢？我說：這種問題在車夫，固然